

doi:10.3969/j.issn.1674-7100.2013.03.019

徽州抱鼓石中儒家礼制文化的表现形式

周锐, 苗蕾, 黄凯

(安徽工程大学 艺术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徽州抱鼓石作为摆放在徽州地区传统宅门前的建筑装饰构件, 不仅是主人社会地位的外在标志, 而且是儒家礼制文化的直观反映。徽州抱鼓石在造型上体现了天圆地方的礼制规矩, 在排列顺序上表达了成双成对的文化寓意, 在装饰程度上表现出简约淡雅的装饰特征, 这些都是儒家礼制文化在徽州抱鼓石中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 徽州抱鼓石; 建筑装饰构件; 儒家礼制文化

中图分类号: J59; TU767+.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100(2013)03-0088-04

Manifestations of Confucian Ritual Culture in Huizhou Drum-Shaped Bearing Stone

Zhou Rui, Miao Lei, Huang Kai

(College of Art,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As a decorative building element placed in the doorway of traditional mansion in Huizhou, the drum-shaped bearing stone is not only the social status indicator of the house owner, but also the direct cultural reflection of Confucian ritual system. The ritual rule of orbicular sky and rectangular earth is expressed in its shape, while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being in couples is reflected in the arranging order, the simple but elegant decorative feature is indicated in decorative level, all of which are cultural manifestations of Confucian ritual system in Huizhou drum-shaped bearing stone.

Key words drum-shaped bearing stone; decorative building element; confucian ritual culture

1 儒家礼制文化与徽州建筑装饰构件概述

抱鼓石是从“尧设谏鼓, 舜立谤木”一说中演变而来, 谏鼓就是指当时朝廷为了听取民意, 特别在朝廷的大门外设立的一面大鼓, 百姓有事可以击鼓进谏^[1]。抱鼓石作为门枕石的一种, 一般是指位于宅门口、形似圆鼓的两块人工雕琢的石制构件, 因为它有一个犹如抱鼓的形态承托于石座之上, 故此得名。而早期抱鼓石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大门上的一

个传统组成构件, 被安置在大门门框两侧的下面, 仅仅满足了其稳固门扇和平衡门板重力的功能性要求。但是, 同大多数建筑构件一样, 后期的抱鼓石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而成为了一种宣扬儒家思想的载体。在封建社会, 儒家礼制文化对宅门前设立抱鼓石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 因此, 抱鼓石变成了标志着屋主社会等级地位的建筑装饰符号。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 影响着我国的每一处地域, 且与当地的本土文化相结合, 产

收稿日期: 2012-12-07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金资助项目(2007sk164zd)

作者简介: 周锐(1987-), 男, 安徽阜阳人, 安徽工程大学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艺术设计,

E-mail: 191404610@qq.com

生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并代代相传。如今,对于世界各国来说,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而儒家的礼制文化更是影响到了中华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对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礼制文化是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体现,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即“五常”)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核心。按照“礼”的要求,不同身份和不同地位的人必须遵循不同的行为规范。从儒家正统思想来看,宣扬礼制文化既是维护封建统治和确定人与人(特别是普通百姓与统治者)、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手段(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法规),也是制约人们生活方式、日常行为、思想境界的道德规范。儒家礼制文化这种强制化、世俗化和普遍性的特点,逐渐影响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徽州自南宋以来受儒家文化影响极大,并逐渐形成了如新安理学、儒商等一系列受儒家文化影响所发展起来的文化现象,徽州因此被人称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徽州的建筑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徽州建筑中随处可见的精美装饰构件,也无不打上了中国儒家礼制文化的烙印。徽州正是依赖于当地充满儒家思想的传统技艺和民俗文化,才建造出了符合徽州百姓生活习惯和极富徽州地方文化特色的建筑。

建筑具有功能和精神两方面的作用。“功能”方面的作用在于满足建筑的使用要求,“精神”方面的作用往往为了突出表现某一理念,而这一理念常常依赖于建筑上的装饰构件,即附属于房屋上的雕刻、绘画等来实现,所以,建筑装饰是增强建筑艺术表现力的重要手段,它直接记录和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和装饰艺术^[2]。由于地域、经济、政治、文化不同,建筑装饰构件所表现出来的内在情感也不尽相同。从徽州建筑构件中经常用到的对称统一的结构关系,到看似独立、实则规整的构成特征,再到著名的徽州三雕在装饰构件中表现出来的强调吉祥如意的装饰寓意和表现福禄寿喜的题材等因素,无不反映出深层次的儒家礼制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且正因为如此,徽州地区的这些建筑装饰构件变得更加具有装饰意味。

徽州建筑中的装饰构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表现的重要载体,加速了儒家礼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受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徽州历代士人比较注重对个人道德规范和宗族礼制的遵从。在现存的徽州祠堂

的装饰楹联上,经常可发现一些与“礼义”有关的句子,如“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克己最严须从难处去克,为善以恒勿以小而不为”等。在古代,徽州的儒商非常有名,这是由于他们不但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还非常注重个人修养和具备处事刚正不阿的道德品质。这些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儒商们,在赚钱之后往往首先会回到徽州开宗立祠,并建造一系列既能标志自己社会地位又能美化房屋的建筑装饰构件。在门前设立的象征着“门当户对”思想和希望后人能够保持刚正不阿的儒家气节的抱鼓石,就是此类建筑装饰构件的代表。

因此,徽州建筑装饰构件作为儒家文化在徽州建筑上物化的缩影,直接反映在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建筑装饰构件在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后所形成的不同的装饰形态上,这为研究徽州建筑装饰构件背后所隐喻的文化提供了参考依据。

徽州抱鼓石作为徽州地区传统建筑装饰构件的代表之一,从早期传达信息和稳固门扇功能的实用工具,逐渐转变为了象征封建社会等级地位的外在形式。这种转变是以儒家的礼制观念作为文化依托,并结合徽州本地的传统工艺和民俗文化而完成的。因此,儒家礼制文化在徽州抱鼓石中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

2 天圆地方的礼制规矩

徽州抱鼓石极富地方特色,其作为封建等级思想的物化形象,同传统大宅门前摆放的石狮子一样,是主人功成名就的标志。徽州抱鼓石最具特色的结构形式,莫过于其上部所呈现的圆形鼓面和下部规则的几何形体鼓座。如图1a所示就是徽州抱鼓石(图片来源 <http://blog.3608.com/article/30341.html>),鼓面明显呈现出极为规则的圆形,底座呈现较为规则的方形。如图1b所示则为北京地区的抱鼓石(图片来源: http://tupian.hudong.com/a0_55_68_0100000000000119086822634355_jpg.html)。从造型样式上看,徽州抱鼓石与北京抱鼓石有明显的不同:北京抱鼓石的底座多是由两个对称的如意纹和下部的倒三角锦巾纹或复杂的荷叶纹组成;而徽州抱鼓石的整体造型则更加纯粹和几何型化,装饰较少,因此,在造型上更能表达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圆地方”的理念^[3]。“天圆地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天人合一”观念的另一种注解,是由西汉著名的儒学家董仲舒提出的,其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提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

类合之，天人一也。”经过长期的发展，“天圆地方”逐渐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其传达的是一种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



a) 徽州抱鼓石

b) 北京抱鼓石

图1 南北方抱鼓石对比

Fig.1 The contrast of south and north drum-shaped bearing stones

在徽州，南宋理学家朱熹曾大力提倡礼制，以严格区分上下、尊卑、贵贱，他的礼学著作《家礼》更是被徽州各族奉若经典，从而使得徽州百姓对规矩礼制异常注重^[4]。“圆者出于方，方出于矩”“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等理念纷纷加注到徽州传统建筑之上。比如，徽州建筑的天井下方往往会摆放一个圆形的水缸，这也寓意了“天圆地方”的处世哲学。“礼制”作为儒家文化的最高准则，天与地的元素也分别对应了抱鼓石上圆形的鼓面和方形的底座。徽州抱鼓石特殊的造型向世人表明：配得上这个建筑装饰构件的人家与普通家庭相比有着不同的等级地位，这一点也暗合了儒家文化中强调“入世”的观点。同道家宣扬的“出世”哲学不同，儒家讲究的是“学优而仕”，学习就是为了能入朝为官，光耀门楣。抱鼓石是只有取得了功名的人家才配得上的装饰建筑符号，这一礼制规矩表明学习儒家文化和“入世”后能给本人和家族带来不一样的身份和地位，因而能在某种程度上刺激更多的人去学习儒家文化。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徽州百姓对礼制规矩深信不疑，因此徽州抱鼓石才保持了严格的天圆地方的造型特征。

3 成双成对的文化寓意

古代汉字中的“門”字就是由两个对称的“户”字构成，而中国古代象征着身份地位的封建家族的大门，则无一例外是由对开的两扇门板组成，因此，

设立于宅门前的抱鼓石也是成双成对的，以左右对称组合的形态出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双数是无比推崇的，双数的吉祥文化寓意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二”“两”作为最小的双数，也同样获得了吉祥如意。在安徽著名的黄梅戏《天仙配》的一个选段中，就出现了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夫妻双双把家还”“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等句子，这些句子中单就“双”字的运用就达到5处之多，从而彰显夫妻二人生活的幸福美满。

徽州抱鼓石双数的组合，既显示了希望家族成员团团圆圆、幸福美满的吉祥如意，又在儒家礼制文化的影响下体现了尊卑贵贱的分别。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左右”的区分也非常严格，左右不但代表了身份地位的尊卑，而且还表现了贫富的差距。这一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则体现在以中为尊两侧为卑，或北尊南卑，或左尊右卑，或前尊后卑。《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就是魏公子在车上留出左边的位置给客人，足见魏公子对此人的重视程度。受儒家礼制文化的影响，作为封建等级制度符号的徽州抱鼓石，在大门分列左右的不同也自然代表了尊卑的不同。每当有重要客人来临之际，家族人员出门迎接也是按照尊卑长幼次序分列在大门两侧。但是，基于抱鼓石的特殊位置，与其说是站立于大门两侧，倒不如说迎接人员是以抱鼓石为基准线进行长幼尊卑排列更为恰当。

抱鼓石作为从朝廷为了听取民意而设立的谏鼓演变而来的建筑装饰构件，自然继承了谏鼓象征公平公正的文化含义。因此，在门前设立双鼓，不但有欢迎前来探访的客人的寓意，同样还表达了前人对居住在屋内的后人能够保持处事公平公正、刚正不阿的儒家气节的愿望。儒家五常中的“义”作为体现礼制文化的行为规范，强调的也正是要求人们学会辨别人性的善恶，掌握裁定是非曲直的尺度，这与抱鼓石的内在隐喻不谋而合。

4 简约淡雅的装饰特征

徽州抱鼓石多采用徽州当地盛产的“黟石青”等石材做原料，配上精美的石雕工艺制作而成，这使得以徽州抱鼓石为代表的南方抱鼓石较以北京抱鼓石为代表的北方抱鼓石更加清秀素雅。南北方抱鼓石最大的不同在于对鼓面及鼓顶的装饰，北京抱鼓石的鼓面多浅浮雕，多以表示吉祥的瑞兽祥云并配

以“卍”字纹或卷草纹等纹饰,表达福寿吉祥的寓意。鼓顶则多雕饰成狮型,有站狮、蹲狮、卧狮,以此显示豪门威严的权势。而徽州抱鼓石仅仅在鼓托上雕刻如意纹、“卍”字纹等组合,束腰处雕刻象征清廉正直等高雅品德的“梅兰竹菊”或器物纹等吉祥纹饰,在鼓面和鼓顶往往不做任何装饰,因而相对来说显得朴素、简约与淡雅。

徽州抱鼓石简约淡雅的装饰风格,正与影响徽州地区极深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节用”观点不谋而合。儒家创始人孔子主张以礼为纲,要求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应严格遵守“礼制”的要求。《论语·学而》中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明确提出了“节用”的观点。孔子还以“俭”为德,将“君子惠而不费”推崇为“五美”之首。孔子的传人孟子,也继承了他的观点,主张“存心养性”,而其要点就是“寡欲”,“欲”则是指物欲和利欲。另一位儒家学说的继承人荀子,在《荀子·天伦》中“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的表述同样继承了孔子“节用”的观点。节用观在传统建筑中的直观体现则是注重其功能性,减少其不必要的装饰。徽州地区的儒家文化在元、明期间发展到了顶峰,而明末至清中叶,儒家文化在徽州的代表“新安理学”则逐渐衰微而慢慢终结。儒家文化对于明清两代影响的多寡,直接表现在了建筑与家居装饰之中。比如家具,明代家具多造型简约,注重功能性;而清代家具则是在此

继承上添加了许多繁缛的装饰,因此,单从艺术价值上看,清代家具远远低于明代家具。而从抱鼓石看,北京抱鼓石多建造于清朝期间,因而装饰繁复;而受儒家礼制文化中“节用”观点影响的徽州抱鼓石多是建于明代,因此相较于北方抱鼓石显得简约淡雅。如图2所示(图片来源:作者摄于安徽省合肥市徽文化博物馆)即为明代徽州抱鼓石,装饰极少。



图2 明代徽州抱鼓石
Fig.2 Ming dynasty drum-shaped bearing stones in Huizhou

5 结语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说:“美之所以是‘有意味的形式’,正是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从抱鼓石这个传统建筑装饰符号可以看到,任何一种传统装饰性构件都离不开深厚的文化支持。早期的中国古代建筑构件主要强调其功能性,发展到后期逐渐向装饰性转变,在此过程中,“文化”起着关键的作用。抱鼓石作为儒家礼制文化的一种物化建筑装饰符号,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社会环境下装饰文化的趋势。研究儒家礼制文化在徽州抱鼓石中的表现形式,对于探索当代设计中到底需不需要装饰,这种装饰需要保持什么形态以及传统装饰元素在现代设计中扮演什么角色,这种角色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又拥有什么样的文化含义等问题,将会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楼庆西. 雕塑之艺[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53.
Lou Qingxi. Sculpture Art[M].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53.
- [2] 楼庆西. 乡土建筑装饰艺术[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78.
Lou Qingxi.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Art Deco[M]. Beijing: China Building Industry Press, 2006: 78.
- [3] 吴 卫. 传统宅门抱鼓石考略[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06(5): 92-95.
Wu Wei. Research on Drum-Shaped Bearing Stones of the Gates of Traditional Grand Houses in China[J]. 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2006(5): 92-95.
- [4] 解光宇. 论儒家文化的儒学特质: 兼论地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关系[J]. 合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24(3): 38-41.
Xie Guangyu.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nfucianism in Huizhou Civilization: On Relation Between Local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J]. Journal of Hefe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07, 24(3): 38-41.

(责任编辑: 蔡燕飞)